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孽海花
第三十一回 搏雲搓雨弄神女陰符 瞞鳳棲鸞惹英雄決鬥

話說張夫人正在睡夢之中，忽聽後面船上高叫停輪，嚷著姨太太的小船不見了。你想，張夫人是何等明亮的人，彩雲一路的行徑，她早已看得像玻璃一般的透徹；等到彩雲要求另坐一船拖在後面，心裡更清楚了。如今果然半途解纜，這明明是預定的布置，她也落得趁勢落篷，省了許多周折。當下繼元過船來請示辦法。張夫人吩咐盡管照舊開輪，大家也都心照不宣了。不一時，機輪鼓動，連夜前進。次早到了蘇州，有一班官場親友前來祭弔。開喪出殯，又熱鬧了□多日。從此紅顏軒冕，變成黃土鬆楸，一棺附身，萬事都已。這便是富貴風流的金靈膏，一場幻夢的結局。按下不題。如今且說彩雲怎麼會半路脫逃呢？這原是彩雲在北京臨行時和孫三兒預定的計劃。當時孫三兒答應了彩雲同到南邊，順便在上海搭班唱戲。彩雲也許了一出金門，便明公正氣地嫁他。兩人定議後，彩雲便叫三兒趕先出京，替她租定一所小洋房，地點要僻靜一點，買些靈巧雅致的中西器具，僱好使喚的僕役，等自己一到上海就有安身之所。她料定在上海總有一兩天耽擱，趁此機會溜之大吉。不料張夫人到上海後，一天也不耽擱，船過船地就走。在大眾面前，穿麻戴孝的護送靈柩，沒有法兒可以脫得了身。幸虧彩雲心靈手敏，立刻變了計；也靠著她帶出來的心腹車夫貴兒，給約在碼頭等候的三兒通了信，就另僱了一隻串通好的拖船。好在彩雲身邊的老媽丫頭都是一條藤兒，爽性把三兒藏在船中。開船時掩人眼目地同開，一到更深人靜，老早就解了纜。等著大家叫喊起來，其實已離開了□多裡路了。這便叫做錢可通神。當下一解纜，調轉船頭，恰遇順風，拉起滿篷向上海直駛。差不多同輪船一樣的快，後面也一點沒有追尋的緊信，大家都放了心了。彩雲是跳出了金枷玉鎖，去換新鮮的生活，不用說是快活。三兒是把名震世界的美人據為己有，新近又搭上了夏氏兄弟的班，每月包銀也夠了旅居的澆裹，不用說也是快活。船靠了碼頭，不用說三兒早準備了一輛扎彩的雙馬車，□名鮮衣的軍樂隊，來迎接新夫人。不用說新租定的靜安寺路虞園近旁一所清幽精雅的小別墅內，燈彩輝煌，音樂響亮。不用說彩雲一到，一般拜堂、祭祖、坐床、撤帳，行了正式大禮。不用說三兒同班的子弟們，夏氏三兄弟同著向菊笑、蕭紫荷、筱蓮笙等，都來參觀大典，一哄地聚在洞房裡，喝著、唱著、鬧著，直鬧得把彩雲的鞋也硬脫了下來做鞋杯。三兒只得逃避了，彩雲倒有些窘急。還是向菊笑做好人，搶回來還給她。當下彩雲很感念他一種包圍下的解救，對他微笑地道了謝。當晚直鬧到天亮，方始散去。彩雲雖說過慣放浪的生活，然終沒有跳出高貴溫文的空氣圈裡。這種粗獷而帶流氓式的放浪，在她還是第一次經歷呢，卻並不覺得討厭，反覺新鮮有興。從此彩雲就和三兒雙宿雙棲在新居裡，度他們優伶社會的生涯。三兒每天除了夜晚登臺唱戲，不是伴著彩雲出門游玩，就是引著子弟們在家裡彈絲品竹、喝酒賭錢。彩雲毫不避嫌，攪在一起，倒和這班戲子混得熟了。向菊笑最會獻小殷勤，和彩雲買俏調情，自然一天比一天親熱了。

自古道快活光陰容易過，糊塗的光陰尤其容易。不知不覺離了金門，跟了孫三兒已經兩個月了。有一天，正是夏天的晚上，三兒出了門；彩雲新浴初罷，晚妝已竟，獨自覺得無聊，靠在陽臺上乘涼閑眺。忽聽東西鄰家車馬喧闐，人聲嘈雜。擡頭一望，只見滿屋裡電燈和保險燈相間著開得雪亮，客廳上坐滿了衣冠齊楚的賓客，大餐間裡擺滿了鮮花，排列了金銀器皿，刀叉碗碟，知道是開筵宴客。原來這家鄉鄰，是個比他們局面闊大的一所有庭園的住宅，和他們緊緊相靠，只隔一道短牆。那家人家非常奇怪，男主人是個很俊俏的中國人，三□來歲年紀，雪白的長方臉，清疏的八字鬚，像個闊綽的紳士。女主人卻是個外國人，生得肌膚富麗，褐髮碧眼，三□已過的人，還是風姿婀娜，家常西裝打扮時，不失為西方美人。可是出門起來，偏歡喜朝珠補褂，梳上個船形長髻，拖一根孔雀小翎，弄得奇形怪狀，惹起彩雲注意來。曾經留心打聽過，知道是福建人姓陳，北洋海軍的官員，娶的是法國太太。往常彩雲出來乘涼時，總見他們倆口子一塊兒坐著說笑。近幾天來，只剩那老爺獨自了，而且滿面含愁，彷彿有心事的樣子。有一天，忽然把目光注視了她半晌，向她微微地一笑，要想說話似的，彩雲慌忙避了進來。昨天早上，索性和貴兒在門口搭話起來。不知怎地被他曉得了彩雲的來歷，托貴兒探問肯不肯接見像他一樣的人。

彩雲生性本喜拈花惹草，聽了貴兒的傳話，面上雖說了幾聲詫異，心裡卻暗自得意。正在盤算和猜想間，那晚忽見間壁如此興高采烈的盛會，使她頓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觸，益發看得關心了。那晚的女主人似乎不在家；男主人也沒到過陽臺上，只在樓下殷勤招待賓客。忙了一陣，就見那庭園中旋風也似地涌進兩乘四角流蘇、黑蝶堆花藍呢轎。轎簾打起，走出兩個艷臻臻、顛巍巍的妙人兒：前一個是長身玉立，濃眉大眼，認得是林黛玉；後一個是豐容盛鬋，光彩照人，便是金小寶。娘姨大姐，簇擁著進去了。後來又輪蹄碌碌地來了一輛鋼絲皮篷車，一直衝到階前，卻載了個嬌如沒骨、弱不勝衣的陸蘭芬。陸陸續續，花翠琴坐了自拉韁的亨斯美，張書玉坐了橡皮輪的轎式馬車，還有詩妓李蘋香、花榜狀元林絳雪等，都花枝招展，姍姍其來。一時粉白黛綠，燕語鶯啼，頓把餐室客廳，化做碧城錦谷。一群客人也如醉如狂，有嘩笑的，有打鬧的，有拇戰的，有耳語的。歌唱聲，絲竹聲，熱鬧繁華，好象另是一個世界。

那邊的喧嘩，越顯得這邊的寂寞，愣愣的倒把彩雲看呆了。突然驚醒似地自言自語道：「我真發昏死了！我這麼一個人，難不成就這樣冷冷清清守著孫三兒胡攏一輩子嗎？我真嫁了戲子，不要被天下人笑歪了嘴！怪不得連隔壁姓陳的都要來啣探我的出處了。我趕快地打主意，但是怎麼辦呢？一面要防範金家的干涉，一邊又要斷絕三兒的糾纏。」低頭沉思了一會，蹙著眉道：「非找幾個上海有勢力的人保護一下，撐不起這個……。」一語未了，忽然背後有人在他肩上一拍道：「為什麼不和我商量呢？」彩雲大吃一驚，回過頭來一看，原來是向菊笑，立在她背後，嘻開嘴笑。彩雲手揪住胸口，瞪了他一眼道：「該死的，嚇死人了！怎麼不唱戲，這早晚跑到這兒來！」向菊笑涎著臉伏在她椅背上道：「我特地為了你，今晚推托嗓子啞，請了兩天假，跑來瞧你。不想倒嚇著了你，求你別怪。」彩雲道：「你多怎來的？」菊笑道：「我早就來了。」彩雲道：「那麼我的話，你全聽見了。」菊笑道：「差不多。」彩雲道：「你知道我為的是誰？」菊笑躊躇道：「為誰嗎？」彩雲披了嘴道：「沒良心的，全為的是你！你不知道嗎？老實和你說，我和三兒過得好好兒的日子，犯不上起這些念頭。就為心裡愛上你，面上礙著他，不能稱我的心。要稱我的心，除非自立門戶。你要真心和我好，快些給我想法子。你要我和你商量，除了你，我就沒有第二個人好商量。」菊笑忸怩地拉了彩雲的手，低著頭，頓了頓道：「你這話是真嗎？你要我想法子，法子是多著呢。找幾個保護人，我也現成。我可不是三歲小孩子，不能叫我見了舔不著的糖就跑。我也不是不信你，請你原諒我真愛你，給我一點實惠的保證，死也甘心。」說話時，直撲上來，把彩雲緊緊抱住不放。彩雲看他情急，嗤的一笑，輕輕推開了他的手道：「急什麼，鍋裡饅頭嘴邊食，有你的總是你的。我又不是不肯，今兒個太晚了，倘或冷不防他回來，倒不好。趕明天早一點來，我准不哄你。你先把法子告訴我，找誰去保護，怎麼樣安排，我們規規矩矩大家商量一下子。」

菊笑情知性急不來，只好訕訕地去斜靠在東首的鐵欄杆上，努著嘴向問問道：「你要尋保護人，恰好今天保護人就擺在你眼前。那不是上海著名的四庭柱都聚在一桌上嗎？」彩雲詫異地問道：「什麼叫做四庭柱？四庭柱在哪裡？」菊笑道：「第一個就是你們的鄉鄰，姓陳，名叫驥東。因為他做了許多外國文的書，又住過外國不少時候，這裡各國領事佩服他的才情，他說話差不多說一句聽一句，所以人家叫他『領事館的庭柱』。」彩雲道：「還有三個呢？」菊笑指著主人上首坐的一個四方臉、沒鬚鬚，衣服穿得挺挺脫脫像旗人一般的道：「這就是會審公堂的正職官寶子固，赫赫有名租界上的活閻羅。人家都叫他做『新衙門的庭柱』。還有在主人下首的那一位，黑蒼蒼的臉色，脣上翹起幾根淡鬚，瘦瘦兒，神氣有些呆頭呆腦的，是廣東古冥鴻。也是有名的外國才子，讀盡了外國書，做得外國人都做不出的外國文章。字林西報館請他做了編輯員，別的報館也歡迎他，這叫做『外國報館的庭柱』。又對著我們坐在中間的那個年輕的小胖子，打扮華麗，意氣飛揚，是上海灘上有名的金遜腳，綽號金獅子，專門在堂子裡稱王道霸，龜兒鴉婦沒個不怕他，這便是『堂子裡的庭柱』。今天不曉得什麼事，恰好把四庭柱配了四金剛，都在一起。也是你的天

緣湊巧，只要他們出來幫你一下，你還怕什麼？」彩雲道：「你且別吹噓。我一個都不認得，怎麼會來幫我呢？」菊笑笑道：「這還不容易？你不認識，我可都認識。只要你不要過橋抽板，我馬上去找他們，一定有個辦法，明天來回復你。」彩雲欣然道：「那麼，一准請你就去。我不是那樣人，你放心。」說著，就催菊笑走。菊笑又和彩雲歪纏了半天，彩雲只好稍微給了些甜頭，纔把他打發了。等到三兒回家，彩雲一點不露痕跡地敷衍了一夜。

次日飯後，三兒怕彩雲在家厭倦，約她去逛園。彩雲情不可卻，故意裝得很高興的直玩到日落西山，方出園門。三兒自去戲園，叫彩雲獨自回去。彩雲一到家裏，提早洗了浴，重新對鏡整妝，只梳了一條淌三股的朴辮，穿上肉色緊身汗褲，套了玉雪的長絲襪，披著法國式的薔薇色半臂。把丫鬟僕婦都打發開了，一人懶懶地斜臥在臥房裡一張涼榻上，手裡搖著一柄小蒲扇，眼睛半開半閉地候著菊笑。滿房靜悄悄的，忽聽掛鐘鏗鏘地敲了六下，心裡便有些煩悶起來。一會兒猜想菊笑接洽的結果，一會兒又模擬菊笑狂熱的神情，不知不覺情思迷離，夢魂顛倒，意沉沉睡去。朦朧間，彷彿菊笑一聲不響地閃了進來，像貓兒戲蝶一般，擒擒縱縱地把自己搏弄。但覺輕飄飄的身體在綿軟的虛空裡，一點沒撐拒的氣力。又似乎菊笑變了一條靈幻的金蛇，溫膩的潛勢力，蜿蜒地把自己灌頂醞釀似地軟化了全身，要動也動不得。忽然又見菊笑成了一隻脫鏈的獼猴，在自己前後左右只管跳躍，再也捉摸不著。心裡一急，頓時嚇醒過來。睜眼一看，可不是呢，自己早在菊笑懷中，和他摟抱地睡著。彩雲佯嗔地瞅著他道：「你要的，我都依了你，該心滿意足了。我要的，你一句還沒有給我說呢！」菊笑道：「你的事，我也都給你辦妥了。昨天在這兒出去，我就上隔壁去。他們看見我去，都很詫異。我先把寶大人約了出來，一五一□地把你的事告訴了。他一聽你出來，歡喜得了不得，什麼事他都一力擔當，叫你盡管放膽做事。掛牌的那天，他來吃開臺酒，替你做場面。說不定，一兩天，他還要來看你呢！誰知我們這些話，都被金獅子偷聽了去，又轉告訴了陳大人。金獅子沒說什麼。陳大人在我臨走時，卻很熱心地偷偷兒向我說，他很關心你，一定出力幫忙；等你正式掛牌後，他要天天來和你談心呢！我想你的事，有三個庭柱給你支撐，還怕什麼！現在只要商量租定房子和脫離老三的方法了。」彩雲道：「租房子的事情，就托你辦。」菊笑道：「今天我已經看了一所房子，在燕慶裡，是三樓三底，前後廂房帶亭子間，倒很寬敞合用的，得空你自己去看一回。」

彩雲正要說話，忽聽貴兒在外間咳嗽一聲。彩雲知道有事，便問道：「貴兒，什麼事？」貴兒道：「外邊有個姓寶的客人，說太太知道的，要見太太。」彩雲隨口答道：「請他樓上外間坐。」菊笑發起急來道：「你怎麼一請就請到樓上，我在這裡，怎麼樣呢？」彩雲勾住了菊笑的項脖，面對面熱辣辣地送了一個口親道：「好人，我總歸是你的人。我們既要仗著人家的勢力，來圍全我們的快樂，怎麼第一次就冷了人家的心呢？只好委屈你避一避罷！」菊笑被彩雲這一陣迷惑，早弄得神搖魂蕩，不能自主，勉強說道：「那麼讓我就在房裡躲一躲。」彩雲一手掠著蓬鬆的雲鬢，一手徐徐地撐起嬌軀，笑著道：「我知道你不放心，不過怕我和人家去好。你真瘋了，我和他初見面，有什麼關係呢？不過你們男人家妒忌心是沒有理講的，在我是虛情假意，你聽一樣的難過。我舍不得你受冤枉的難過，所以我寧可求你走遠一點兒倒乾淨。」一壁說，一壁挽了菊笑的手，拉到他臥房後的小樓梯口道：「你在這裡下去，不會遇見人。咱們明天再見罷！」菊笑不知不覺好象受了催眠術一般，一步一步地走出去了。

且說彩雲寤回臥房，心想這回正式懸牌，第一怕的是金家來攪她的局。但是金家的勢力無論如何的大，總跳不出新衙門。這麼說，她的生死關頭，全捏在寶子固的手裡。她只有放出全身本事，籠絡住了他再說。想罷，走到穿衣鏡前，把弄亂的鬢髮重新刷了一回，也不去開箱另換衣褲，就手揀了一件本色玻璃紗的浴衣，裹在身上。雪膚皓腕，隱現在一朵飄渺的白雲中，絕妙的一幅貴妃出浴圖。自己看了，也覺可愛。一挪步，輕輕地拽開房門，就裏裏婷婷地走了出來，向寶子固嫣然一笑，鶯聲嚶嚶地叫了一聲「寶大人」。寶子固雖是個花叢宿將，卻從沒見過這樣赤裸的裝束，妖艷的姿態。頓時把一隻看花的老眼，彷彿突然遇見了四射的太陽光，耀得睜不開了，痴立著只管呆看。

彩雲羞答答地別轉了頭笑著道：「寶大人，您瞧得人怪臊的。您怎麼不請坐呀！您來的當兒，巧了我在那兒洗澡，急得什麼似的，連衣褲都沒有穿好，就冒冒失失跑出來了。求您恕我失禮，倒褻瀆了您了。」寶子固這纔坐定之，捉准了神，徐徐地說道：「我仰慕你□多年，今天一見面，真是名不虛傳。昨天的話，菊笑大概都給你說過了罷！你只管放心。」彩雲挨著子固身旁坐下道：「我和寶大人面都沒有見過，那世裡結下的緣分，就承您這樣的憐愛我、搭救我，還要自各兒老遠地跑來看我，我真不曉得怎麼報答您纔好呢！」子固道：「你嫁孫三兒，本來太自糟蹋了，大家聽了都不服氣。我今天的來，不是光來看你，為的就慮到你不容易擺脫他的牢籠。」子固說到這裡，四面望了一望。彩雲道：「寶大人盡管說，這裡都是我心腹。」子固低聲接說道：「陳大人倒替你出了一個主意，他恰好有一所新空下來的房子，在虹口，本來他一個英國夫人住的，今天回國去了。我們商量，暫時把你接到那裡去住，先走出了姓孫的門，纔好出手出腳地做事。你說好不好？」彩雲本在那裡為難這事，聽了這話正中下懷，很喜歡地道：「那是再好也沒有了。」子固附耳又道：「既然你願意這麼辦，事不宜遲，那麼馬上就乘了我馬車走，行不行呢？那一邊什麼都現成的。」彩雲想了一想道：「也只有這麼給他冷不防的一走，省了多少羅嗦。咱們馬上走。」子固道：「你的東西怎麼樣呢？」彩雲道：「我只帶一個首飾箱和隨身的小衣包，其餘一概不帶。連下人都瞞了，只說和您去聽戲的就得了。那麼請您在這裡等一等，讓我去歸著歸著就走。」說罷，丟下子固，匆匆地進了房去。不到□分鐘，見彩雲換了一身時髦的中裝，笑嘻嘻提了一個小包兒，對子固道：「寶大人，您今天不做官，倒做了犯人了。」子固詫異道：「怎麼我是犯人？」彩雲笑道：「這難道不算拐逃嗎？」子固也忍不住笑起來。

正說笑間，忽然一個丫鬟推開門，向彩雲招手。彩雲慌忙走出去，只見貴兒走來，給他低低道：「又來了一個客，說姓金，要見太太。」彩雲知道是金獅子，又是個不好得罪的人。她又摸不清楚他和寶子固是不是一路，心想兩雄不並立，還是不叫他們見面的好。豁出自己多費一點精神，哄他們人人滿意，甘心做她裙帶下的忠奴。當下暗囑貴兒請他在客廳上坐，自己回到房裡向子固道：「討人厭的來了個三兒的朋友，要見我說幾句話。沒有法兒，只好請您耐心等一會兒，我去支使他走了，我們纔好走。」子固簇著眉道：「這怎麼好呢？那麼你趕快去打發他走！」子固眼睜睜看彩雲扶著丫鬟下樓去了。這一回，可不比上一次來得爽快。一個人悶坐在屋裡，左等也不來，右等也不來。一陣微風中，飄來笑語的聲音。側耳再聽，寂靜了半天，忽又聽見斷續的呢喃細語。掏出時計看時，已經快到九下鐘了。心裡正在煩悶，房門呀的一聲，彩雲閃了進來，喘吁吁地道：「您等得不耐煩了罷！真纏死人。好容易把他哄跑，我們現在可以走了。」子固在燈下瞥見彩雲兩頰緋紅，雲環不整，平添了幾多春色，心裡暗暗驚異。彩雲拿了小包，催著子固動身，一路走著，一路吩咐丫鬟僕婦們好生照顧家裡。一到門口，跳上子固的馬車。輪蹄得得，不一會，已經到了虹口靶子路一座美麗的洋房門前停下。子固扶她下車，輕按門鈴，便有老僕開了門。

彩雲跟進門來，過了一片小草地，跨上一個高臺階。子固領了她各處看了一看，都鋪設的整齊潔淨，文雅精工。來到樓上，一間臥室，一間起坐，器具帷幕，色色華美，的確是外國婦女的閨閣。還留著一個女僕、兩個僕歐，可供使用。彩雲看了，心裡非常愉快，又非常疑怪，忽然向著子固道：「你剛纔說這房子是陳驥東的英國夫人住的，陳驥東怎麼有了法國夫人，又有英國夫人呢？外國人不是不許一個男人討兩個老婆的嗎？為什麼放著這樣好的住宅不住，倒回了國呢？」

子固笑道：「這話長理，險些兒弄出人命來。陳驥東就為這事，這兩天正在那裡傷心。我們都是替他調停這公案的人，所以前天他請酒酬謝。我從頭到尾地告訴你罷！原來陳驥東是福建船廠學堂出身，在法國留學多年。他在留學時代，已經才情橫溢，中外兼通，成了個個儻不群的青年。就有一個美麗的女學生，名叫佛倫西的，和他發生了戀愛，結為夫婦。這就是現在的法國夫人。學成回國後，威毅伯賞識了他，留在幕府裡辦理海軍事務，又常常差他出洋接洽外交。四五年間，就保到了鎮臺的位子。可是驥東官職雖是武夫，性情卻完全文士，恃才傲物，落拓不羈。中國的詩詞固然揮灑自如，法文的作品更是出色。他做了許多小說戲劇，在巴黎風行一時。中國人看得他一錢不值，法國文壇上卻很露驚奇的眼光，料不到中國也有這樣的人物。尤其是一班時髦女子，差不多都像文君的慕相如、俞姑的愛若士，他一到來，到處蜂圍蝶繞，他也樂得來者不拒。有一次，威毅伯叫他帶了三□萬銀子到倫敦

去買一艘兵輪，他心裡不贊成，不但沒有給他去購買船隻，反把這筆款子，一古腦兒胡花在巴黎倫敦的交際社會裡。做了一部名叫《我國》的書，專門宣傳中國文化，他自己以為比購買鐵甲船有用的多。結果又被一個英國女子叫瑪德的愛上了。有人說是商人的姑娘，有人說是歌女。壓根兒還是迷惑了他的虛名，明知他有老婆，情願跟他一塊兒回國。威毅伯知道了，勃然大怒，說他貽誤軍機，定要軍法從事。後來虧得烏赤雲、馬美菽幾個同事替他求情，方纔免了。驥東從此在北洋站不住，只好帶了兩個嬌妻，到上海隱居來了。但驥東的娶英女瑪德，始終瞞著法國夫人。到了上海還是分居，一個住在靜安寺，一個就住在這裡。驥東夜裡總在靜安寺，白天多在虹口。法國夫人只道他丈夫沾染中國名士積習，問柳尋花、逢場作戲，不算什麼事。別人知道是性命交關的事，又誰敢多嘴，倒放驥東兼收並蓄，西食東眠，安享一年多的艷福了。

「不想前禮拜一的早上，驥東已到了這裡，瑪德也起了床，正在水晶簾下看梳頭的時候，法國夫人歎地一陣風似地卷上橋來。瑪德要避也來不及，驥東站在房門口，若迎若拒地不知所為。法國夫人倒很大方地坐在驥東先坐的椅裡，對瑪德凝視半晌道：『果然很美，不怪驥東要迷了！姑娘不必害怕，我今天是來請教幾句話的。先請教姑娘什麼名字？』瑪德抖聲答道：『我叫瑪德。』法國夫人道：『貴國是否英國？』道：『是的。』法國夫人指著驥東道：『你是不是愛這個人？』瑪德微微點了一點頭。法國夫人正色道：『現在我要告訴你了。我叫佛倫西，是法國人。你愛的陳驥東是我的丈夫，我也愛他，那麼我們倆合愛一個人了。你要是中國人，向來馬馬虎虎的，我原可以恕你。可惜你是英國人，和我站在一條人權法律保護之下。我雖不能除滅你心的自由，但愛的世界裡，我和你兩人裡面，總多餘了一個。現在只有一個法子，就是除去一個。』說罷，在衣袋裡掏出兩支雪亮的白郎寧，自己拿了一支，一支放在桌上，推到瑪德面前，很溫和地說道：『我們倆誰該愛驥東，憑他來解決罷！密斯瑪德，請你自衛。』說著，已一手舉起了手槍，瞄準瑪德，只待要扳機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驥東橫身一跳，隔在兩女的中間，喊道：『你們要打，先打死我！』法國夫人機械地立時把槍口向了地道：『你別著急，死的不一定是她。我們終要解決，你擋著有什麼用呢？』瑪德也哭喊道：『你別擋，我願意死！，正鬧得不得了，可巧古冥鴻和金遜卿有事來訪驥東。僕歐們告知了，兩人連忙奔上樓來，好容易把瑪德拉到別一間屋裡。瑪德只是哭，佛倫西只是要決鬥，驥東只是哀懇。古、金兩人剛要向佛倫西勸解，佛倫西條地站起來，發狂似地往外跑。大家追出來，她已自駕了亨斯美飛也似地向前路奔去。』子固講到這裡，彩雲急問道：『她奔到哪裡去，難道尋死嗎？』子固笑道：『哪裡是尋死。』剛說到這裡，聽得樓下門鈴叮鈴地響起來，兩人倒吃了一嚇。正是：

皆大歡喜鎖骨佛，為難左右跪池郎。

不知如此深更半夜，敲門的果是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